

李宝嘉 原著

吴 舫 改编

官场现形记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新编丛书

胡文彬

主编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新编丛书

胡文彬 主编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原著
吴所 改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18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场现形记/李宝嘉原著;吴忻改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新编丛书/胡文彬主编)

ISBN 7-5013-1177-3

I. 官… II. ①李… ②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1919号

官场现形记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新编丛书)

胡文彬 主编

李宝嘉 原著 吴 忻 改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市顺义牛富屯福利印刷厂排版

北京市冠中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29千字

1995年3月北京第1版 199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13-1177-3

I.90 定价:7.10元

弁 言

中国古典小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同时它也是今天中国人心灵的故乡。

作为炎黄子孙，每个人都备加关注东方巨龙腾飞的今天，而对于曾经创造出灿烂文化、有过四大发明的中国的昨天，却是感到陌生而遥远。因为我们生活在今天，现实贴近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但是，每一个聪明的中国人都将不会忘记：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

你对昨天的中国知道多少？你希望了解已经逝去的时代人们是怎样思想和生活的吗？

假如你喜欢了解过去、了解历史，那么你不妨从读几本中国古典小说开始，它将为你架起一道通往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金桥！

——中国古典小说，最具体、最生动、最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历史上各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形态、感情意蕴、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宗教信仰、典章制度……它没有官修正史的空洞说教和粉饰，没有避讳、没有矫情，只有真的人和真的事。不论它的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都将在你的心灵中闪光，给你迈向人生之路以启迪。

——中国古典小说，博大精深、森罗万象，且文采斐然，意蕴深刻。它具有东方人的神韵和魅力，使你读之忘俗，乐而忘忧。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小说长传不息，久盛不衰。尤其是那些脍炙人口、影响宏远的长篇白话小说，更加为世代读者所喜爱和珍视。

勿庸置疑，你从这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所学到的东西，将“比从当时所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

（恩格斯语）

这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新编丛书》的编辑意义，就在这里。

中国古典小说浩如烟海，我们只是从其中选择为人们所喜爱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十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歧路灯》、《官场现形记》，作为尝试。“新编”的原则是：忠于原著为第一要义，准情酌理，删繁就简。我们的目的是：既要给读者一部可读下去的中国古典小说，又要使读者节省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每一部“新编”小说的字数仅仅是原著的十分之一篇幅。为了使读者对原著的面貌和价值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编者还在每部小说卷首附一篇“导读”，希望它对读者能小有裨益。

在出版业不那么景气的今天，编辑这套“丛书”，对于改编者来说实在是一件饶有兴味的“冒

险”，而对于出版这套“丛书”的书目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社员”们来说，则须有一种不怕亏了“血本”的魄力。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呢，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喜欢这套“丛书”，并能从这套“丛书”中找到自己心灵的故乡。

但愿这套“丛书”能够带给你欢乐！

胡文彬

1993年3月6日写于

京华补拙书舍

导 读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作家李宝嘉的主要代表作。全书写作于1901—1905年间，主旨意在揭露和抨击清朝政府腐败衰朽的吏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曾把这部著作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曾朴的《孽海花》，并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所谓“谴责小说”，自然是以暴露阴暗，揭示丑恶，谴责和嘲讽腐朽没落的层面为主要内容的。《官场现形记》全书所叙，“皆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速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早期印本中，书前有茂苑惜秋生所作的序文，序文中就概括过这一切。现代评论家，更有人称这部著作是“一篇讨伐当时官场的檄文”。

《官场现形记》原著共六十回，约七十余万字；其结构样式与《儒林外史》相近，是由许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短篇连缀而成的。对这种结构样式，鲁迅先生曾有过简明扼要的概括，称这种样式“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官

《官场现形记》显然是呈现这种结构样式的典型。全书没有一个有贯串性的人物，也没有一个呈连接状首尾呼应的情节系统；已出场的人物总是随着故事的推移而渐渐隐没，新的人物却又总是在不知不觉中登场，新的故事也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展开。全书就以这种结构样式，描绘出清代末年众多官场人物的卑污丑陋、恶欲难填的病态群象；同时，也从多侧面辐射出了清代末年内忧外患频频告急、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的广阔社会背景。

在《官场现形记》漫长的篇幅中，我们不仅清晰地看到清末官场的衰败与腐朽、糜烂与无耻，而且也通过大大小小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升官发财的故事，看到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老百姓的深重灾难。譬如胡统领在讨伐所谓严州土匪的过程中，起初胆战心惊唯恐丧命，但当知道并无几个“土匪”时，却耀武扬威起来；为了能“浮开报销”，贪吞巨额军费，不惜以假作真，残忍地把无辜百姓当作该剿的“土匪”，弄得当地民众家破人亡，哭声载道，尸遍荒野。作家以无限同情的笔触，揭发了这些清廷官兵绝灭人寰、自身即是祸即是“匪”的狂暴罪行，为民众发出了悲愤的呼声。

全书的官吏形象是众多的，有京官，有外吏，有文官，有武将，一人一副嘴脸，一人一个德性。但是，无论是职位高的军机、钦差、制台、抚台，还是职位低的道台观察、知县典史、佐杂门官，也无论他们资格新老、年长年少，他们共同的特点都

是拼命要钱，弄钱；有钱即可以升官、捐官，能升官、捐官，就更可以谋钱、骗钱。书中写三荷包串通大荷包卖缺的段落，说他们的“荷包”有多少装多少，似无底的一样，便是深刻的揭示了他们贪而无厌的本性。

这些“官场”人物，为了升官发财，日日打探钻营，对上则吹捧贿赂，曲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对下则哄吓诈骗，见钱眼开，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贾润孙进京拉拢、巴结投靠；刁迈彭设谋设计，赚人家产；尹子崇倚仗岳父徐大军机的威势，出卖安徽全省的矿藏，便都是他们为非作歹的深刻写照。在“千里为官只为财”的信条下，他们尽情地吸吮，尽情地享乐，谄上媚外，互相倾轧，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出卖国家，出卖妻女，最后甚至也出卖他们自己可卑可怜的灵魂。陶子尧的夤缘际遇、侵吞公款，冒得官的图保显职、供献女儿，胡华若的花天酒地、纵兵烧掠，等等，这些段落读之，莫不令人发指，令人慨叹！

观《官场现形记》，似乎发现现有的五编六十回，只是全书的“前半部”，作家在第六十回结尾处，借人物之口侃侃地说：“如今把这后半部烧了，只剩得前半部。把这半部印出来，虽不能引之为善，却可以戒其为非。况且从前古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半部亦何妨？”细品他谐谑的语气，当然可以认为这“前半部”，便是“全部”。事实上，他说“后半部方是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这个“法

子”，只怕是无从着笔的。至于书中称太平天国义军为“长毛”，称洪秀全为“洪逆”，称义和团为“拳匪”，称捻军为“捻匪”，这显然都是作家受时代局限，倾向自上而下的改良维新，不推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的思想反映。

写作《官场现形记》的晚清作家李宝嘉，字伯元，常用的笔名是南亭亭长。他是江苏武进人，生于1867年（即同治六年），卒于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享年只四十岁。

李宝嘉少年时期，就聪颖好学，曾以第一名考中秀才；但随后却始终没有考中举人。他擅长诗词八股，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他累举不第之后，便到上海办报。曾先后办过《指南报》《游戏报》《上海世界繁华报》等，1903年又为商务印书馆主办过《绣像小说》半月刊。

1900年前后，是李宝嘉创作小说的准备时期。当时，他曾不断在报刊发表一些嬉笑怒骂的文章，并为一些著名的艺人作过“起居注”。办报纸、写文章，对他无疑是一种了解社会、积累素材和磨炼技艺的过程。

1901年开始写作《官场现形记》，他便逐渐进入创作小说的鼎盛时期。包括《官场现形记》在内的若干部重要作品，便都是在这其后的五六年间创作完成的。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与艺术才能均有了重大的发展，其旺盛的创作精力也是惊人的。但不幸于1906年病逝，其时正当作家中年盛时，这不能

不说是近代文学史上的损失。

现在知道的李宝嘉的其它作品，有《活地狱》四十二回，《文明小史》六十回，《中国现在记》二十回，《海天鸿雪记》二十回，《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以及《繁华梦》《李莲英》《南亭笔记》等若干种。作家也许还用过其他笔名，但那些笔名不得而知，因而别的著作也无从查考。李宝嘉还喜欢金石篆刻，印有《芋香印谱》。

《官场现形记》曾流行过许多不同的印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世界繁华报”铅印本，光绪三十年（1904年）粤东书局石印本，宣统元年（1909年）崇本堂石印本，便是最早或较早的印本。

《官场现形记》现在通行的版本，是于1957年由张友鹤先生以“上海世界繁华报”铅印本为底本，参考对照上述另两种印本，加以整理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个版本里，附有一篇“清代的官制”文，对清代官场制度，官员等级和称呼，都作了详尽的介绍，甚有参考意义。本书即以现在通行的这个版本为蓝本，以缩写与选粹两相结合的方式，缩编选录完成的，意在尽量保持原著的框架，体现原著的风格，使广大读者能在较短时间内领会原著的主旨。但愿广大读者能从本书读出趣味，获得收益。

吴 沂

一九九四年三月·南京

目 录

第一回	赵孝廉落第.....	(1)
第二回	黄知府过班.....	(11)
第三回	何藩台卖缺.....	(20)
第四回	新州牧办差.....	(31)
第五回	陶委员亏帐.....	(42)
第六回	观察公讨银.....	(52)
第七回	周师爷从军.....	(63)
第八回	胡统领剿匪.....	(74)
第九回	魏乡绅索诈.....	(85)
第十回	副钦差署院.....	(96)
第十一回	弄假赚优差.....	(107)
第十二回	借径谒权门.....	(118)
第十三回	择木另攀高.....	(129)
第十四回	鬻女掩冒骗.....	(140)
第十五回	联手卖亲朋.....	(151)
第十六回	密计遣群姬.....	(162)
第十七回	乘隙昧家产.....	(173)
第十八回	假子统营头.....	(184)
第十九回	劣婿倚泰山.....	(195)
第二十回	托梦说戒鉴.....	(206)

第一回 赵孝廉落第

话说陕西省同州府朝邑县，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住有赵、方二姓，共约二三十户人家。两姓祖上都是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念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黄门秀士。姓方的瞧着眼热，也就不惜工本，开了一个学堂，请了一位叫王仁的城里举人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会对个对儿，有的会诌几句诗；内中还有个天份高强的，竟也把笔做了八股文的“开讲”。几个东家因此喜欢的了不得，九月重阳的时候，大家就商议着来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王孝廉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

这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赵家相公考中了举人了。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里的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

儿把一向来往的乡、烟、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的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以后，又多了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阔亲戚可以求得，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几面。因此渊源，就送去了一份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好不荣耀。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

到了初三这天，诸事停当，辰牌时分，就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当下都是让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家跟着磕头。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份子，倒也络绎不绝；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没有了。

看看日头向西，赵老头儿祖孙三代才把王乡绅盼来。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还没有走到门前，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把牲口拢住，带至门前。王乡绅下车，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在上首第一位坐下。这里请的陪客，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

家，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他东家方必开也戴了红帽子、白顶子，穿着天青外褂，装做斯文的样子，陪在下面。当下吃过一开茶，就叫开席。王乡绅一席居中，两旁虽有几席，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都在天井里蹲着吃。这里送酒安席，一应规矩，赵老头儿全然不懂，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

王乡绅是两榜进士出身，见满桌的人，除王孝廉之外，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便只同王孝廉应酬。赵温虽说新中举，无奈他是少年新进，王乡绅还不把他放在眼里。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到了此时，都变成了“锯了嘴的葫芦”，只有执壶斟酒，举箸让菜，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王乡绅饮至半酣，文思泉涌，议论风生，不禁说起自己幼年读书，不知挨了多少打，罚了多少跪，到后来才挣得这两榜进士。他叹道：“唉，虽然吃了多少苦，也还不算冤枉。”王孝廉接口道：“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赵家中举开贺，一连忙了几天，便有本学老师叫门斗传话，叫赵温即日赴省填写亲供。门斗去后，赵温他爷爷便请王孝廉同到省城，以便随时请教，王孝廉当即满口应允。赵老头儿取过历本，一看十月十五是个长行百事皆宜的黄道吉日，遂定在这天动身。

十五日一大早，赵温同王孝廉吃饱了肚皮，出了大门，骑上牲口，顺着大路，便向城中进发。前

第一回

几天，王乡绅曾有信下来，说赵世兄如若上省填亲供，可便道来城，在舍下盘桓几日。所以赵温同了王孝廉一直进城，投奔他家而来。王孝廉是熟门熟路，管门的一向认得，立时请进，并不阻挡，赵温却是头一遭。门上的人因为他是王孝廉同来的人，也就让他进去。转过屏门，便是穿堂，上面三间大厅，却无桌椅台凳。又转过一重屏门，方是一个大院子，上面五间大厅，居中是三间统厅，两头两个房间；上头悬着一块匾，是“崇耻堂”三个字。王乡绅出来，王孝廉连忙上去请安，王乡绅把他一扶。跟手赵温已经爬在地下了，王乡绅又过来呵下腰去扶他。王乡绅先开口问赵温的爷爷、爸爸的好。谁知赵温到了此时，不但他爷爷临走嘱咐他见了王乡绅替他问好的话，一句说不上来，连听了王乡绅的话，也不知如何回答，面孔涨得通红，嘴里吱唔了半天，才回了个“好”字。王乡绅见他如此，也就不同他再说别的了，只和王孝廉攀谈。

言谈之间，王乡绅提起，他有个姓钱号叫伯芳的舍亲，是他内人第二个胞兄，在江南曾做过一任典史。他官虽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现在他托了人，还想出来做他的典史。王孝廉道：“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到底是正印。”王乡绅道：“我们这位内兄，他却另有见解，他说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

层一层的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他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这人做官倒着实有点才干，的的确确是位理财的好手。”王孝廉道：“俗话说的好：千里为官只为财。”王乡绅道：“正是这话。现在我想明年赵世兄上京会试，倒可以叫他跟着我们内兄一路前去，诸事托他招呼招呼，他却是很在行的”。王孝廉道：“这是最好的了，还有什么说得。”当下留他二人晚饭，就在大厅西首一间，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起身，往省城而去。

且说赵温虽然中举，世路上一切应酬，究未谙练。前年小考，以及今年考取遗才，学台大人虽然见过两面，一直是一个坐着点名，一个提篮接卷，却是没有交谈过；这番中了举人，前来叩见，少不得总要攀谈两句。他平时见了稍微阔点的人，已经坐立不安，语无伦次；何况学台大人，钦差体制，何等威严，未曾见面，已经吓昏的了。亏得王孝廉遇事招呼，随时指教，凡他所想不到的，都替他想到。也亏得赵温质地聪明，操演礼节，牢记不忘，总算能对付过去。当下两人回乡，预备来年会试。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过新年，赵温一家门便忙着料理上京会试的事情。王乡绅处也有人过来投书，赵温拆开看时，见说到“舍亲处，说好结伴同行，旧仆贺根，相随多年，人甚可靠，望即录用”云云，便知道来人即是王乡绅所荐的那位管家贺根了。那贺根见了赵温，请了一个安，说了声